

绝对

恐怖

档案

◎林 一◎ 编著

谋杀通知单

moushatongzhidan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绝对恐怖档案

谋杀通知单

林一 编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恐怖档案/林一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08-559-0

I. 绝… II. 林…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6353号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责任印制: 孟祥纯

绝对恐怖档案

编 著 林 一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247120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00千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559-0/I·49

全二册定价: 30.00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后 记

经过数月来的辛苦，这套《绝对档案》丛书终于付梓，可以奉献给广大读者了。欣慰之余，我们怀着一个希望，愿这套丛书能拓展读者朋友的想像，开阔朋友们的视野，丰富朋友们的生活；能引导大家以乐观向上、勇于探索的精神对待人生；同时也期望赢得朋友们的广泛喜爱。

这是我们编写本套丛书的初衷和最大的乐趣。

像迷恋惊险一样，说不清人们何时开始迷恋恐怖。从刚刚懂事的小孩子总是缠着妈妈给自己讲一个吓人的故事，然后睁着惊恐的双眼，扎在母亲怀里吓得睡不着来看，迷恋恐怖可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性。就像追求别的什么刺激一样，我们会在浑身战栗的感觉中获得快感。恐怖小说盛行，恐怖电影大行其道，都说明了这点。

为了满足读者对“恐怖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部《绝对恐怖档案》。这里的恐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是那种微妙的、难以排解的、时隐时现、看不见摸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一种感觉，一种永远无法逃避的恶魔般的缠绕。既有刀

光血影的惨烈，又有直刺意识深层的不寒而栗。

这里的恐怖可谓万象，从墓穴里幽灵的纠缠，死人的抗议；到野性的呼唤，吸血鬼与狼人的行迹，以及从孤独、异化、和倦怠生发出的难以言状的惊惧……它甚至大大超过了人对恐怖的承受能力。

为了更适于阅读，我们将所有的恐怖浓缩成一篇篇的短故事，使读者朋友们无须花费太多的时间，就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十几分钟里做一次恐惧体验，从而愉悦了身心，增长了人们生阅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整理编写过程中，难免有所借鉴，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逐一标明。在这里，我们诚挚地乞望您们的谅解；同时恭候大家对错漏之处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心境	1
迟到的报复	6
感应	12
死亡沙滩	17
借刀杀人	21
征服	29
最后一脚	36
谋杀通知单	42
悬案	48
死不了的伙伴	53





我绝不回去	57
鬼床	65
潜艇之不幸	69
上帝之火	73
平整的世界	77
冰与血	82
冰川脱险	89
深夜亡灵	95
情感与理智	101
催眠术	107
成功的手术	113
失踪的士兵	119
新死刑	123
难逃魔掌	126
维格雷湖的历险	132
黑白巫术	139
自燃	146





士兵的责任	153
不安宁的使馆	159
铃声	164
陷阱	171
公海上飘流的古船	179
壁橱的秘密	183
人豹大战	191
出人意料的凶手	195
死不见尸	204
魔掌逃生	210
还魂尸之谜	220
饥饿的孩子	224
荒林小屋的悲剧	230
警察与匪徒	235
逃亡的囚犯	243
梦与现实	253
医生的妙计	258





绝对恐怖档案·谋杀通知单

禁区	263
最终的胜利	270
泯灭的良心	276





心境

在地铁里，两人男人不期而遇。“早上好，伯林顿先生，我真高兴能在这里遇见你，我们的太作家。”

“你好，你是——？”

“你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一心赚钱的商人，我叫艾德森。”

“谢谢，你看过我的文章？”

“当然，”艾德森举起手中的报纸扬了扬，“我天天花10美分读你在上面发表的那些毫无新意的鬼怪故事！”

“你，”伯林顿不禁有些尴尬，“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就你现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令人骇闻的笔法，你的鬼故事我想是在家里胡编乱造的，毫无头绪，你凭什么让我沉浸其中。相信你的作品，又怎么对得起我花出去的10美分？”

“对不起，艾德森先生，这只是你个人的意





见，其他的读者可不是这么看的，你缺乏的是一种心境！”

“心境？什么心境？”

“我会告诉你的，艾德森先生，我要让你心服口服。”

他俩在争论着，争论声随着远去的列车越来越弱，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

仲夏的夜晚，一个冒失的小孩沿着小路穿过茂密而又黑暗的森林，他在找什么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他迷路了，已接近夜半时分了，家也许在很远的地方，乡野的这一带对他并不熟悉。但他是一个意志刚强的少年，知道他家大致所在的方向，便毫不踌躇地借着星光闯进密林，他看小径向右拐弯过去，便沿着这条小径跟过去。

夜空显得很清亮，但林子里却极为昏黑。少年不是凭借光线，更多的是凭借触摸向前行进。真的！他不会就那么容易迷路。两边的树丛是如此繁茂，以致几乎穿不过去。他已走进密林1英里或者更深的地方，这时他惊奇地看见在小径的左边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边缘隐约地射过来一道朦胧的亮光。这景象让他吃惊，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起来。

“这大概是老哈布里的屋子，”他对自己说，“这肯定是从我们那边过来的小径的尽头。唷！这灯光亮在这里会是什么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前推进。一会儿，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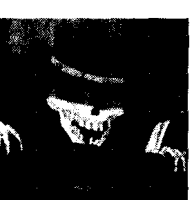
中露出一块小小的、开敞的空地，上面长满荆棘，还残存些已朽烂的篱笆。离他几码远的一条小径显得“清洁干净”，那亮光是从房子的没有玻璃的窗洞照出来的。这窗户曾经有过玻璃，但窗扇很久以前就被一群冒失的孩子们拆下扔掉了，这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胆量和向这神秘离奇的屋子挑衅。哈布里老屋背着一个鬼魂出没的灾祸名声，也许没这回事，但即使是不疑神疑鬼的人也不能否认，它已经被人遗弃荒废了——在乡野里这种同样的事情太多了。

一丝神秘、朦胧的光从荒废的窗洞透出来，这在黑夜的荒林里当然不是什么惬意的景象，但他是倔强的少年，大摇大摆而毫不退缩。他的情绪满不在乎，决无妥协之意。他开始走近那屋子。

他走到空空的窗洞向里面探看，他看到一个奇异而骇人的景象——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屋子中央，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散乱的纸片。这人的胳膊撑在桌子边，手托着脑袋，脑袋上没有戴着帽子，一排手指插进头发里。在那根孤独的蜡烛的光照下，靠着火焰的那一小块脸显露着死一样的蜡黄。另一边脸隐匿在深深的黑暗里。少年相信这人已经死了。

这情形让人毛骨悚然，但不是没有诱惑力的。这男孩看不下去了，他感到一阵虚弱，几乎昏厥过去，浑身抖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感到血从他的脸上逃得精光。尽管如此，他咬紧牙关，不屈





不挠地走进屋子。他并没有明显的意图——它仅仅只是一种惊吓出来的勇气。他强迫他那张惨白的脸伸进明亮的大门里。在这一瞬间，一个奇异、刺耳的大叫，一种尖声大笑，刺破了夜晚的静谧——那是一只尖叫的猫头鹰。那人跳起来，掀倒了桌子，弄灭了蜡烛。这男孩拔腿就跑。

第二天，那个男孩子又回到了这里，身后跟着好几个同伴，身后的人大声地嚷着，讥笑着那少年，他们明显地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男孩一言不发，是啊，一个人声称看见一个死人从凳子上站起来并且吹灭蜡烛，这不会让人相信。

门开着，没有锁，在空空的窗洞前面有一个人，是一个死人的躯体。

他半卧着，前臂撑在躯体下面，面颊贴在地上，眼睛睁得大极了，瞪视着不期而遇的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下巴耷拉着，在嘴巴下边汪着一滩口水。一张推翻的桌子，还有一根微微燃着的蜡烛，一把椅子上，有一些写着字的纸片，屋子里非常沉寂。这些人看着尸体，忍不住呕吐起来。这男孩庄重地站在最前面，以主人的样子看着，这是他生命中辉煌的时刻。这伙人中一个对他说：“你说的没错。”——这是承认的话，其他的人也都默许地点点头。它是对怀疑态度的真诚道歉。

他们悄然退了出来，关上门，却惊起了附近的鸟儿，翅膀发出一阵扑腾，轰地飞走了。





他们没有去翻看地上的散落的纸片，如果看了，他们或许会更惊奇。

纸片上写的是伯林顿的近作，他让艾德森带着它独自一个人来到这密林的小屋夜读，如果他能毫不恐惧地读完纸上的鬼故事，那么伯林顿就此息笔。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艾德森已深深感到鬼故事的可怕，却未曾想到这深更半夜，荒无人烟的地方会闯进一个冒失的小孩。

不错，屋里的不是死人，而是一个大活人——被活活吓死的艾德森！





迟到的报复

布斯托下车查看了一番，猛踢了一脚，“完了，水箱和线路全坏了，下来吧。”

我嘟囔着：“我早知道这辆破老爷车不行，你偏要用它做环英旅行，这就是你不听忠告的结果。”

“得了，别埋怨了。”他抬头看了看这漆黑的荒野，“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先找个落脚地吧。”

“是啊，我扭了一下腰，又困又饿，那树林后不是有灯光吗？也许是汽车旅馆，碰碰运气吧。天啦，这是怎么了？”

天又突然下起了雨，来得毫无理由，让人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们把衣领拉起，看见后面一座大房子的模糊影子，那是只有法国贵族才会建的古城堡。这样的古堡与远处成片的英式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很是扎眼。面目狰狞的城堡正面显出一副固若金汤的样子，上面巍巍耸立着的一群鬼气阴森





的大小塔楼，前面是一条宽阔的壕沟，水面上闪烁着惨淡的月光。

当我们看清了那是什么地方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至少我是停了下来，这样的古堡可不会给我有什么好印象，我也不习惯在那里过夜。

“怎么啦？”见我停下，布斯托问。“这儿不好吗？”

“啊！不，好，可我还是觉得另换……”

“行了，走吧。”布斯托拽着我走了过去。他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带着鼻音但很清晰的女声问我们什么事。布斯托上前解释，但是门里的那位女士似乎不放心。她说，家里人都去了巴黎，只剩自己和两个女仆在家。对了，她只是女管家。她很抱歉不能接待男士，至于那辆车嘛，尽管放心好了，不会有人动的。

门在慢慢地关上，表明了里面的戒备。一阵丁冬作响之后，门忽然又打开了。我们进入了一间舒适的小屋，显然是女管家的房间。无论如何，从寒冷的雨夜走进这间温暖的舒适的房间，总算不再担心今夜无处栖身了，而法国客厅通常总是高雅过于温馨的。

女管家很快端来了丰盛的晚餐，并代表她的主人詹姆斯·威尔士向我们表示歉意，没能周到地接待我们。

我发现布斯托嚼着食物的嘴忽然张开了，半





天没有合上，他的目光瞪在对面墙上挂着的一些肖像画，趁她去厨房拿咖啡时，他转身用一种古怪的语气对我耳语：“这是威尔士家。我怎么会闯到这里，我们家族对不起他，虽然我没有参与，但——”

我一脸惊诧，“你说什么，我一点都不明白。”

“是的，你是局外人，当然不知道。你知道威尔士家族吗？他是法国的流亡贵族，他流亡到这里，这古堡我猜想就是当时修建的。凭借他的影响和财力逐渐在英皇宫中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后来英宫廷发生了政变，我的祖先俘虏了查利·威尔士，你看就是墙上挂在左边的第三张，并勒索赎金。这个可怜的法国人不知是拿不出还是不愿付赎金，而我们的人又怀疑他把财宝藏起来了，就把他折磨死了。”

“那个时代的事，现在无法说清。”我安慰道。

“是的，但这并不是最坏的，”布斯托接着说，“威尔士死后第二天，他的遗孀带着可能是付出极大的牺牲才筹集到的赎金来赎人，当时她还不知道他的死讯。即使是魔鬼，当时也应该将她安全地送回家。可是我那个同名同姓的祖先卡恩·布斯托在她回家的路上伏击了她，抢劫了赎金并蹂躏了这个本已痛不欲生的女人，使她疯了。传说后来她变成了一个女巫，她的城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因为人们时常看见或听见这里出现一些

